

彭学军短篇小说:

书写诗性的生命之美

□徐德霞



她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美”是一种大美,它涵盖了一部完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所要求的全部要素:故事、结构、人物形象、思想内涵、心理、场景、意境、格调、语言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地追求美,把这些要素融为一体,自然就呈现出一种近于完美的状态。



链接

彭学军,女,儿童文学作家。出生于湖南吉首,1985年毕业于江西赣南师院中文系。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终不断的琴声》《你是我的妹》,中短篇小说集《油纸伞》《歌声已离我远去》等十余部。短篇小说《油纸伞》获1995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长篇小说《你是我的妹》获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大奖。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彭学军说,童年的记忆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和冲动。

现出近于完美的状态。关于彭学军作品的美,我有以下几点感受:一是鲜活生动的生命之美。

我认为,每一篇优秀作品都是有生命的,它应该是灵动的、鲜活的、丰富的、生动的。这样的作品能直达心灵,与读者心气相通,就像老友,哪怕多年不见,也会在记忆中留下深深的印迹。彭学军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的优秀之作。

儿童文学很注重故事,我也知道给小孩子读的故事情节很重要,但从艺术上来讲,故事是框架,是骨骼,人物、情感、内涵、意境、语言等则是它的血肉。没有情感、没有内涵、没有意境的故事,只是没有生命力的空壳,或是一堆虚华浮泛、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比如当前充斥着儿童文学园地的“校园生活故事”,怎么看都觉得艺术成色不够。彭学军的作品恰恰是内涵深厚、情感饱满、意境悠长之作。比如她创作的数篇以湘西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油纸伞》《红背带》《染屋》《载歌载舞》等。一柄普通普通,过去农村人常用的红色油纸伞,在彭学军的笔下,像一个有灵性的精灵,张开着蓬勃的生命力,同时也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这把伞在危难关头,分别救了奶奶和“我”,不但承载了“我”与奶奶两代人的故事,贯通了两人不同的愿景,同时也通过背景的描写如赶集、求雨神、跳伞舞等场景展示了湘西特有的风情。很多年过去了,我的脑海里还有这样一个画面:“我”爷爷向“我”奶奶求婚,将红色的油纸伞从镇上一直铺到奶奶家门前,整整连了20里。“一溜红光熠熠的油纸伞蜿蜒而至,如一条溢彩流光的红绸带在山间抖动”。《油纸伞》写两代人的故事,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下,在一个短篇里融进了抗日故事、亲情、爱情和湘西所特有的民俗风情,集优美与厚重于一身,很耐读。

如果说《油纸伞》《染屋》是以一种风情之美、人情之美打动读者的话,《载歌载舞》《午后》《哥哥在电梯里》《看不见的橘子》等描写悲剧的作品中,彭学军依然在着意追求一种美,作品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感染力和作品内容的厚度、艺术质感依然很强。特别是《载歌载舞》,把艺术上的“繁”与“简”、“美”与“丑”都写到极致,让读者在享受美的同时,也感受到人性拷问的力量。

《载歌载舞》讲的是一个正当妙龄的苗族疯女孩,总爱围着人跳一种曼妙的舞蹈。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写女孩之美、舞蹈之美。当地人司空见惯,谁也不看,谁也不理她。“我”家新从城里搬来,对疯女孩的舞蹈感到很新奇,很喜欢。一天,妈妈外出,把“我”和妹妹反锁在家里,炉火点燃了尿片,火越烧越大,就在这紧急关头,疯女孩以舞蹈的姿态两次冲进屋里,救出“我”和小妹。这时,村里人也赶来了,但是人们看着疯女孩在火中舞蹈的姿态挣扎、扭动,却没有人去救她,在人们的心里,一个疯子死了就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作者写人们观望女孩在火中挣扎时,只用了两句话:“人们齐齐地站着,看着,看什么呢?看金妹跳舞吗?他们是从来看金妹跳舞的呀!”这种冷静简洁到极致的描写,像一声轻轻的质问,鞭辟入里,直入人的灵魂。这种举重若轻、不动声色的批判力量,仿佛有千钧之力,瞬间击碎读者的情感堤坝,让人由内而外地感到不寒而栗,感到人性的可怕。彭学军把疯女孩几乎极致的舞蹈之美、本性之美与村民的人性之恶对比来看,把人性当中深藏不露的丑恶、冷酷生生地撕开给人看。不由得令我想到鲁迅作品里的“人血馒头”和阿Q行刑前趴在地上画那个怎么也画不圆的圈。读了这篇小说后,我真觉得彭学军在艺术上是个厉害角色。

我还比较欣赏《红背带》和《等成一棵树》,这两篇作品除了写得很美外,还体现了彭学军在艺术上对现实与幻想不露痕迹的对接、过渡、转换。《红背带》说的是老婆婆苦苦守望丈夫的故事,直到80多岁时捡了一个孩子,终于用红背带背上了孩子,第二天心满意足地死去。一条红背带背起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等成一棵树》写一个男孩痴痴地等一个女孩,直到生根发芽,抽枝展叶,等成了一棵树。几十年过去,女孩子结婚生子,转了一圈又回到树下。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包含着几多人生感慨。

二是精致考究的结构之美。彭学军的作品很精致典雅,结构很讲究。在故事结构上,设置悬念不留痕迹,水到渠成中可见一波三折,注重故事内在的张力和内涵,注重艺术的感染力。在结构上她很擅用“道具”,或称“理念”,这也是一篇作品的“点睛之笔”。比如《春桐秋景》里的“剥毛豆”、《瓷器》中的“摔瓷器”、《废船》中的废船、《油纸伞》中那把有灵性的红伞等,再比如《红背带》中的那条红背带,写尽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渴望——做一个母亲,用一条红背带背起一个娃娃。彭学军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魂儿”的,有了“魂儿”,整个作品的结构也就紧凑精致了。

三是诗性纯净的语言之美。当前儿童文学界有一种欧风洋派,那种矫情、华丽、繁复的大长句,带着刻意显摆的雕琢、修饰和浮华。相比之下,彭学军的语言则自然流畅得多,她很擅长描写,但不是“白描”,而是状物与抒情有机结合,带着很个人化的独特观点和感悟,并将这种感悟以优美、诗性的语言描绘出来。另外,她喜欢用第一人称,以“我”的叙述,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在从容平和、自然亲切之中透着才情诗意。她的文字把那种艳丽的浮光和刺拉拉的冷光都打磨掉了,是一种有质感的书面语言,柔和、温润,带着天然去雕饰的纯净。另外,她很懂得适可而止,注意留白,文字含蓄而节制。因此,读她的文字有很强的代入感,感觉很舒服,令人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作品的情境之中,很自然地就想到那句话:岁月静好,安心读书吧。

言论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端于五四时期,它作为儿童文学发展的两轮之一,始终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相伴相随,在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对它做出理论总结。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有新的儿童文学理论肇始,引领、开辟儿童文学创作的新阶段,特别是近10年,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步入“黄金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无论儿童的生活,还是儿童文学创作,都遇到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主要是:儿童的本质与儿童文学的本质、儿童文学的功能,深入生活与提高儿童文学创作质量、作家的修养、儿童文学的评判标准、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等,这些问题已经冲破了儿童文学原有的理论框架,亟待进行理论更新。

儿童的本质是从18世纪中叶世界儿童文学产生以来,理论家一直在探讨的首要问题。两个多世纪前,由于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无论是安徒生的创作,还是法国文艺理论家保罗·亚哲尔的《书·儿童·成人》,都用艺术的或学术的语言表达“儿童是天使”的儿童观。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实现高度信息化以后,美国的尼尔·波兹曼于1982年又提出“童年的消逝”的主张。进入信息化时代,我国的儿童状况又如何?儿童是“天使”,还是“童年消逝”?这不仅是个创作问题,更是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中国的理论家们给出符合中国国情、有说服力的回答。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还远远不够。

儿童文学的本质即取决于对儿童与文学的认识,又与我们对儿童文学功能的认识一脉相承。儿童文学的本质是教育的,还是审美的?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说”。他既主张儿童文学应“以幼者为本位”,又将儿童文学的功能定位在“启蒙”上。要拯救贫弱的中国,“首在立人”。鲁迅在1919年1月16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说,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责任应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义”。陈独秀也认为儿童文学问题是儿童问题,而儿童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都认为,儿童文学不仅有愉悦儿童的功能,更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兴亡联系在一起。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产生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都是表现贫苦儿童的饥寒,唤醒他们觉醒与反抗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依然强调儿童文学的育人功能,曾经产生一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创作。

二是历史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理论家们提倡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反对把儿童文学当作教育工具,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格。起初,这一理论对以往儿童文学重思想内涵而忽略艺术表现的倾向起到矫正作用,为推动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曾产生一批意趣盎然、思想内涵深刻的好作品。近10年中国儿童文学黄金期的到来,与这种理论的正面效应有关,然而毋庸讳言,也有一些作家对于“游戏精神”的理解存在偏颇,用儿童文学的快乐功能代替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产生了一批形式表现较好但内容苍白的作品。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别作家为了追求作品发行量和经济效益,不惜用浅层次的搞笑的东西去迎合小读者,而放逐了儿童文学作品应有的深刻思想内涵。要解决这类问题,首先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澄清儿童文学的本质与功能问题,理论的澄清,有利于作家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创作方向。

三是重新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作用的时期。它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任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习总书记将文艺与“伟大的中国梦”相联系,同时也强调文艺的“审美功能”。他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心灵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既是对五四现代文学传统的回归,又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深入生活,提高儿童文学创作质量,是解决目前创作存在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是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他们分布在祖国的各个角落,要使儿童文学作品更好地反映少年儿童的生活,就必须了解当今中国少年儿童生存与灵魂的实际状况。作家不仅要了解城市的儿童,而且要了解乡村的儿童;不仅要了解汉族儿童,还要了解少数民族儿童。过去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虽然也深入儿童生活的问题,但是强调不够,还需要根据今天儿童生存的实际状况,加大认识与实践的力度,以期作家对于生活有了切实的认识以后能写出精品力作。

作家问题也是原有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中所有的,但是对于加强作家的修养问题强调不够。“讲品位,重艺德”的问题,直接针对当下一些作家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只重作品的经济效益的问题,是减少作品的“铜臭味”的关键之举。

儿童文学创作的评判标准不仅是儿童文学评论的准星,而且影响未来儿童文学创作的走向。一些作家或评论家在评判作品的时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艺术性、轻思想性的偏向。评判标准就是一种导向。要实现儿童文学创作由“高原”向“高峰”的飞跃,端正评判标准就显得格外重要。对此儿童文学理论家有责任展开科学研究,规范评判标准和评价体系,保证儿童文学创作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新问题。为了使儿童文学阅读推广工作更加卓有成效,有必要对于儿童文学阅读书目的遴选、阅读方法以及组织管理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便科学持久地开展下去。

无论是儿童的本质与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儿童文学的功能问题、儿童文学的评判标准问题,亦或是儿童文学的精品创作、作家修养与儿童文学阅读等问题,既是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问题,又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遇到的新问题,新的时代特征呼唤新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诞生。

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体系亟待更新

□马力

短评 《古城墙上的圆月亮》:

月亮,是别在童年的一枚徽章

□许璇



在快节奏的时代,传统、故乡、童年在人们的回忆里越来越远,生活日趋单调、刻板。这时,读到《古城墙上的圆月亮》,就好像读到了一种久违的感动。书中,作者金波和张之路联袂演出,采用诗歌、散文两种体裁,书写了童年这一永恒主题。那里阳光温热、月光明亮,有风筝在飞翔、有蟋蟀在吟唱,还有一声声稚嫩的童谣和一段段难忘的童年时光……

先说金波的诗。诗是最精练的文字,它可以描写,可以抒情,可以写人,还可以写景、写物。比如《想象的天空》:

我们可以和小鸟对话/白天学叫“唧唧黑”/晚上学叫“姑姑喵”/最有趣的是那些昆虫/白天“三叫驴”在吵架/晚上“地喇叭”嗓门大/“臭大姐”你可别碰/还要躲着点“放屁虫”/所有的花鸟鱼虫/在我们的想象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孩子是最富有想象力的,并且总能用想象认识并诠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那个世界里,“唧唧黑”“姑姑喵”“臭大姐”“放屁虫”……所有的事物都拥有生命,还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多么奇妙!孩子读这样的作品,不仅可以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和鉴赏能力,更重要的是,心也会变得开阔、丰富。

金波说过,童诗是一种听觉艺术,它虽然也和其他文字作品一样印在纸面上,但服务对象常常并非“读者”,而是“听众”。童诗不仅要传递意象,而且要求声音悦耳,这就是诗的音乐性。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懂得童诗,懂得孩子,在金波的笔下,才涌现了那么多悦耳的儿童诗,滋养了读者、听众的童年。比如这首《古城墙上的圆月亮》:

在月光里/还有蟋蟀鼓动着翅膀/咪唱童年的故事/这里是古城墙上的/月之故乡 美之故乡 爱之故乡/这里有三分欢快 三分幻想 三分向往/留下一分/是淡淡的怅惘

轻柔的喃喃细语,诠释出对童年的回忆与不舍,既表达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又拓展了孩子的生命体验。

再说张之路的文。张之路的散文平实质朴,带有淡淡的怀旧情调,引领着读者去寻找难忘的童年岁月。

每个人都拥有童年,但并不是每一个童年都充满了欢欣与温暖。很多时候,我们的童年里更多一些遗憾、不舍,甚至伤痛。这是我在阅读张之路的童年回忆时的第一感受。

因为献花得到了几枚徽章,如果别在衣服上多令人骄傲。可是,这样的徽章却要上交。孩子的心因此懊恼,且有些小自私。所以,悄悄留下吧。可留下是别在衣服上吗?当然不是,留下后更煎熬。在孩子心里,这是错误。终于熬不住

了,将徽章交了上去,结果只换来老师一句没有情感的“放这儿吧”。(《献花的故事》)这时候孩子的心情轻松、遗憾、五味杂陈,这也是长大之后,我们对童年的感觉吧。

人总归要长大,重要的是,长大后是否还保有柔软的心,保有对世界的关爱。这是我在阅读时得到的另一种感受。

感受来自于《做个有眼泪的男人》。一个男孩子动不动就哭,多么软弱。所以,“我”痛恨自己动不动就哭,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忍住不流泪,实在忍不住,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不让人看到,因为“一个男人,眼窝那么浅,得多掉价啊”。

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会让人流泪,“亲朋好友的离去、善良的人遭受苦难”……一个好人因为正义而献身”……我们泪流满面,并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心中拥有爱。

童年总会结束,童心却不会泯灭。就让我们读着这样一本温暖的书,唤醒记忆深处的童年吧。

童心世界



骆可可(11岁)作

儿童文学理论

·第392期·